



東都事略卷第十八

列傳一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

歲善屬文唐長興中舉進士為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

見宰相桑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為學士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為之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詔及議迎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世宗時累加司徒洪文館大學士恭帝即位封蕭國公北邊奏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乃命我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橋入城還府第時質方就食閣中聞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質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柰何太祖性仁厚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將若之何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向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禮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禮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太祖由此深重質太

祖既即位加兼侍中仍以爲相乾德初封魯國公二年罷爲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贈中書令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在第十三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尔子旻兄子杲

旻字貴參以父任爲千牛備身國初爲度支員外郎知開封縣太宗爲開封尹頗器重之嶺南平知邕州知淮南轉運事太宗時爲三司副使累官給事中判三司坐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參軍移唐州以卒年四十六

杲字師回力學有文太宗時由鄧州從事爲直史館歷左拾遺補闕擢知制誥以工部郎中罷知壽州復爲知制誥當遷翰林學士太宗以其躁競不使居內職出爲右諫議大夫知濠

州召為史館脩撰至京師而卒年五十六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也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亂鳳翔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為從事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太祖將大漸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松蠟彈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松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革陷之爾世宗遂優贈松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恭帝即位加尚書右僕射國初進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加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太平

興國初封祁國公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曰文獻後以溥諡同僖祖改諡文康溥在相位日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謁祚引觴為壽溥侍側坐客不敢安席祚曰此豚犬尔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子貽孫貽正貽正官至國子博士貽正之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令與父同行貽孫字象賢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為著作郎國初遷金部員外郎溥藏書至萬卷貽孫徧覽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記備言之普歎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以卒

貽永字季長真宗以其故相家也選尚主除右衛將軍駙馬

都尉明年主薨貽永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蔣州團練使請試
郡得知單州徙徐州是時河決貽永作隄城南以禦水患 詔
褒之 仁宗即位改衛州團練使知澶州遷懷州防禦使拜耀
州觀察使歷彰化武定軍留後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
鎮保寧知鄆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爲通衢密通梁山洎春
夏多病涉貽永相地築東西道三十餘里至今人獲其濟徙定
州成德軍康定元年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
拜樞密使慶歷六年加同平章事明年封遂國公加兼侍中改
鎮海軍節度使封鄧國公貽永以寵祿過盛願解樞柄乃聽罷
侍中徙鎮彰德復以疾求去位除尚書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
使卒年七十一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康靖貽永性謹約寡言無
綺羅聲色之好惟養鵝鴿數十愛翫而已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也少爲刀筆吏隸樞密院周太祖爲
樞密使問以卒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
不足憂也漢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於朝廷握彊
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
激怒心太祖納其言遂長驅度河及即位以爲樞密承旨世宗
時爲樞密副使陞樞密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
才如何爾遂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 國初進位右僕射
乾德初罷開寶二年春宴 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朕酒乎
仁浦奉觴上壽 太祖密謂之曰朕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
速不達 太祖頷之從征太原至梁侯驛遇疾而卒仁浦性寬
厚接士有禮專務以德報怨世宗下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

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而無一人橫死者有鄭元昭者
為解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溫玉為權鹽使元昭不得專其利乃
誣溫玉之子從李守貞叛捕以告變欲中傷仁浦周太祖為辨
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為賈延徽譖幾
遇禍摠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
為也人稱其長者諡曰宣懿後以子咸信尚王追封齊王

咸信字國寶 國初 昭憲皇后嘗至仁浦第見咸信哥之開
寶中 太宗尹京以咸信尚永慶公主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太平興國初為吉州防禦使遷觀察使契丹入寇以咸信知澶
州拜彰德軍節度使 真宗即位徙鎮定國武成知曹州改知
河陽又知澶州移鎮忠武 真宗升宋州為南京以咸信 太
祖舊臣加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改鎮保平卒年六十九贈中書

令咸信頗知書亦喜待士然性吝嗇喜規利子昭昞至觀察使
臣稱曰自古治少亂多五代干戈之亂極矣天既厭亂而思治
故 真主勃興此范質王溥仁浦得以講揖遜之禮遂相 藝
祖于立國之初而天下晏然也嗚呼以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
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蓋以授受于天者有不庸釋則舍湯文
將安歸乎由是觀之質等所以歸 有德為無嫌也誠與夫賣
國而趨利蒙耻而立朝者有間矣

東都事略卷第十九

列傳二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爲殿前都虞候高平之戰以功領容州團練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爲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率兵以從襲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徙鎮鎮安又從世宗北征有功恭帝即位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國初移鎮天平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 太祖親征李筠令坤率兵屯河陽澤潞平以功加兼侍中從討李重進攻鎮成德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 太祖同事周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 太祖聞其卒甚悼惜之追封南陽郡王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宗征河東戰于高平守信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義成軍節度使太祖受禪遷侍衛馬步軍副指揮使改鎮歸德李筠反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與懷德敗其衆三萬于澤州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復命守信討重進兼知揚州行府事太祖親征守信馳奏城中危迫破在斯夕大駕親臨可一鼓而平太祖從之即日克其城移鎮天平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隆三年請解軍職太祖許之守信每入朝宴賜甚渥加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中書令爲河南尹從征幽州坐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封衛國公徙鎮陳州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威郡王

諡曰武烈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爲改之以蔭補供奉官稍遷至團練使雍熙初契丹寇邊保興爲澶州前軍注洎徙銀夏綏府都巡檢常巡察碁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戎人數千騎度河邀戰保興伏兵于河澌俟其半度急擊之其後數與戎人戰有功積官至棣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子元孫

保吉字祐之尚太祖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愛州刺史以軍功擢至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爲威塞軍節度使知河陽大名府改橫海安國二鎮真宗即位徙鎮保平景德初又徙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入寇真宗將幸澶淵先遣保吉與李繼隆爲排陣使對壘以待而虜騎數萬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前鋒虜引去旣而虜請盟真宗賜宴射

於行營謂繼隆等曰北虜自古爲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皆卿等力也保吉曰臣受命禦寇上稟成筭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亦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 真宗嘉其能謙寵賜甚厚改鎮鎮安卒贈中書令諡曰壯武保吉有武幹奕世將相家積不貲而治生射利所至侵擾其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頸而督運物論非之先是守信鎮宛丘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繼居是鎮及其卒也年復與之同人皆異之

元孫字善長以守信恩補供奉官久之爲閤門祗候遷如京副使累擢至邕州觀察使鄜延路副總管會趙元昊反陷金明砦元孫與劉平戰于三川口爲賊所執 仁宗以爲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及元昊納款乃得歸言者請誅其辱國之罪 仁宗

代員之安置全州後還京師卒年七十二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太祖帳下爲鐵騎指揮使世宗征劉崇以功領勤州刺史審琦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審琦司起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輕騎銜枚襲城夜取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拔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遁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至睦州防禦使 宋興擢爲殿前都指揮使泰寧軍節度使從征李鈞改鎮義成討李重進也副石守信將前軍出鎮忠正在鎮八年寬簡便民屬邑令有以罪黜縣胥者僚佐以爲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五代以來諸鎮暴橫令宰之

職不振久矣能斥黜吏是可嘉也聞者歎伏從征太原改鎮許州如同平章事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審琦素不善飲 太祖宴之於後苑祝之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也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為吾飲之審琦受 詔連十數鬲無它苦自此侍宴必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彊飲輒病也子承衍

承衍字希甫尚 太祖女昭慶公主是謂秦國賢肅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恩州刺史加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授彰國軍節度使契丹入寇出知天雄軍端拱初徙鎮永清再知天雄 真宗即位改鎮護國卒年五十二贈中書令

諡曰恭肅承衍善騎射曉音律好吟詠以功臣子尚主貴顯擁富貲厚自奉養而性吝嗇為世所鄙子世融終內園苑使世融

之子克臣以進士第元豐中為工部侍郎終龍圖閣直學士子師約尚燕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主婿輒升行齒諸父 英宗以為廢人倫不可為天下法思所以釐正之 神宗即位推原 英宗意下 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公主以禮見舅姑自此始師約官至保平軍留後諡曰恭惠子殖亦尚 神宗女惠國公主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也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其謹厚令出入卧內莊宗滅梁以為散負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王都于定州改慶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度使出帝時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彥卿拒戰于澶淵虜

騎數萬圍高行周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賴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鄙遇契丹王圍之於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鬪志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彥卿大敗其衆契丹王乘索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爲彥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彥卿遂歸于契丹契丹王以陽城之敗詰責彥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王笑而釋之徐宋多盜契丹主遣彥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彥卿來朝改鎮兗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青州周太祖封彥卿爲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太尉 宋興遷太師移鎮鳳翔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假滿百日受奉如故爲御史所糾於是罷節度

使彥卿退居于洛八年間乘小車駟遍遊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爲將有謀善戰所得奉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爲之用卒年七十八周世宗二后 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周及 太祖朝賜詔不名近代貴盛無與爲比子昭信賀州刺史昭厚天雄軍防禦使昭壽鳳州團練使爲益州鈐轄昭壽遊宴無度不能御軍神衛卒趙延順以衆怨昭壽信用親僕榜笞軍人謀害昭壽咸平三年正旦中使來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卒乃縱廐中馬陽逐而繫之喧擾之際延順率其衆殺昭壽及其僕都監王澤聞變召都虞候王均擒延順及其黨不能獲乃推均爲首知益州牛冕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榮與均戰死之均遂僭號大蜀建元化順是歲王師討平之追斬均于富順監

王景萊州人也少為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仕唐至奉國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州刺史遷耀州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戚城累遷至橫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為帥以代景景還至常山聞契丹主耶律德光死即間道歸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祖與景有舊及即位加侍中為護國軍節度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遂降秦州逾年徙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國公 國初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復以為鳳翔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諡曰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欲對曰臣昔為卒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後封楚國

夫人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曰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也初拜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為使景尤加禮重左右又以為言景曰我在行伍間已聞張尚書名今使于我是 國家厚我也子廷又廷睿廷訓廷又仕至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中流矢而卒廷又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時目為王當代景所莅鎮廷睿為牙內指揮使尤驕恣景以其母被戮心憐之廷睿或小不如意必號泣曰還我母安用富貴景不復問家財恣其所用過華陰墜馬而死廷訓仕至左驍衛將軍王晏徐州滕人也家世力田少為盜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末與都校趙暉侯章戍陝州遂歸于漢高祖甚喜即授以節度使及入汴加同平章事漢亡事周改鎮武寧封滕國公因

其鄉里以榮之也 太祖受命進封趙國公徙鎮安遠改封韓國公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

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清人也少事魏王繼岌繼岌死乃仕晉爲刺史仕漢爲復州防禦使契丹入寇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贇牙校鞏廷美以贇不得立據徐州以拒周太祖拜彥超武寧軍節度使以討之又與王峻拒劉崇于晉州改建雄河陽三城河中三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衆拜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前軍敗淮人于壽州城下淮人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淮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執急擊大敗之逐北二十餘里師旋徙鎮永興移鳳翔 國初加中書令 太祖與彥超宴射于作坊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頓

首曰蹄涔之水豈足以安神龍 陛下當日不留滯於小郡者天也 太祖大笑未幾復鎮永興又爲鳳翔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中封邠國公彥超語所親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今六十九矣自當知止足之分明年遂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彥超溫和恭謹領九鎮所至民安之而能引年告老爲當世所重始彥超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侍宴 太祖謂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願乞骸骨以歸諸將競陳宿昔戰功及履歷艱苦 太祖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鎮時論以此許之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魁梧甚奇之因留之帳下仕晉爲寧國軍都虞

候契丹犯京師行德陷于契丹偽請自效因遣送將校數十百
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胡中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爲
異域鬼耶衆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
延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
漢高祖喜因來河陽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授河陽三城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移鎮成德周廣順初加兼侍中改鎮忠武
封譙國公兼中書令改封邢徙鎮武寧世宗征淮行德坐失律
左遷右衛大將軍尋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 國初改封
韓再鎮忠武移安遠召爲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也父洪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鴈授
之者其翼一拊左一拊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
生女爲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

爲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
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
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
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
數十里 國初荆罕儒監晉州兵疑廷璋周之近親欲圖之見
必懷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初周太祖嘗諭廷璋圖涇
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論以罕
儒不能加害爲若有施報也未幾廷璋自鎮來朝授靜難軍節
度使移鄜州代還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

郭從義字德基其先沙陁人也父古仕後唐賜姓李氏古卒從
義尚幼明宗時從義官至內園使仕晉爲宿州團練副使復姓
郭云契丹入寇漢高祖將建國從義首贊其謀漢興爲鄭州防

禦使拜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以永興叛命從義討之師次潼關河中李守貞來援從義大破之遂圍思綰拜永興軍節度使恩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初加侍中移鎮許州改鎮天平世宗北征以從義副符彥卿充排陣使世宗還京師加兼中書令又改鎮武寧乾德初拜護國軍節度使來朝 太祖召於便殿擊鞠從義易衣跨馬精心呈技以下 太祖之知及罷命升殿賜坐 太祖謂曰卿之技誠妙矣然非將相所為也從義大慙為右金吾衛大將軍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從義為將有謀略為人持重博通技藝善飛白書卒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臣稱曰唐季以來至于五代藩鎮之禍烈矣 宋興令坤從義

彥卿握重兵在河北守信審琦彥超等以宿將處方鎮而數子者識歷數之攸在知天命之有歸故號令一出莫不稽首聽命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而知止足使藩鎮之禍泯然而不作克保功名長守富貴雖 太祖之善御豪傑而亦數子者能擇其禍福輕重而審處之斯可以言智矣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

列傳三

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爲殿前都虞候與宋延渥大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度使徙鎮鎮寧爲殿前副都點檢太祖受禮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諭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一方以安太祖深德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李筠叛命延釗與王金斌討之俄知潞州行府事澤潞平加兼侍中請解軍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王師南征延釗將行營前軍時延釗被

疾詔令肩輿即戎事遂平定荆湘是歲卒年五十六延釗與太祖友善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為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猶呼為兄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軫悼尤甚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

李處耘字正元潞州上黨人也父肇仕後唐為軍校討王都于定州會契丹來援力戰死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漢初隨折從阮于府州後從阮歷郡滑等節度悉委處耘以軍政李繼勳鎮河陽補處耘右職繼勳罷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為都押牙會太祖北征至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遂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入白太祖太祖拒之既而諸軍大譟入驛門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奇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

旨從平澤潞遷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有善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太祖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以處耘為都監師次江陵高繼冲請舉族歸朝即引兵趨湖湘大破賊于三江口又遇賊帥張從富于澧江南擊敗之遂北至教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既而延釗大軍至州人大懼縱火焚州城而潰保權幼為大將汪端所劫藏于江之南岸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度江獲之磔于市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坐與延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贈宣德軍節度使處耘多機謀常以功名自任自以受太祖非常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勇於敢為遂至於貶朝廷以延釗宿將乃獨罪處耘而處耘終不自辨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累贈處耘韓王子繼隆

繼洵繼和繼洵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處耘兄處疇至作坊使有子繼凝終樞密直學士

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爲供奉官常從官于蜀還涉危棧身與馬皆墜絕澗十餘丈而不傷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得良藥而愈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繼隆請行太祖以城未下怪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聞太祖語之曰昇州城已破如汝所言矣江南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以威信諭之乃降江南平遷莊宅副使改六宅使太宗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功李繼遷叛命繼隆擊之屢破繼遷之衆改環州團練使從曹彬北伐繼隆獲虜貴臣一人

彬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俄諸將兵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兵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持詣所隸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累加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軍節度使出帥定州三年送蜀粟入威虜軍虜騎八萬邀繼隆繼隆以萬人敗之追奔過徐河十餘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改成功詔廢威虜軍繼隆謂梁門爲北面保鄣不可廢也遂復城守召還改鎮定難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命繼隆將河西行營之師以討之旣而繼遷遁擒保忠以獻於是諸將請誅保忠及出兵追賊繼隆曰保忠机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殫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諸將皆伏其言至道二年白守榮馬繼忠等送糧靈州

為賊所邀敗於洛河 太宗聞之怒亟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
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
趣賊之巢穴 太宗遣周瑩齎 詔切責瑩未至繼隆已出軍
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繼隆乃奏轉運使陳緯梁鼎
之 並坐免官繼隆嘗受 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
執由古原州蔚茹河為便 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
是為鎮戎軍 真宗即位改鎮安軍節度使召還加同平章事
徙鎮山南東道判許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踰魏至河上 真宗
親征命繼隆為排陣使先赴澶州契丹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
與石保吉大破之彊弩斃其貴將順國王撻覽追奔數十里及
車駕至幸北門觀兵召見勞問見其部伍嚴整歎息久之撻覽
既死契丹懼遂請和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

謚曰忠武乾興初配享 真宗廟廷繼隆性沉厚御下甚嚴好
讀左氏春秋賓禮儒士子昭亮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初繼隆請城鎮戎
軍 朝廷疑之繼和奏曰平涼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
帶城之便 太宗許之後復不能守繼和又以為言遂城之以
繼和知軍事李繼遷擾邊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
捍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
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且北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
遙輸送甚易又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
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也臣聞李漢超守關南屬州
錢七八萬貫悉以給予非次犒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
規免征稅當時有以此事達于 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

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 太祖之世一方為之
安靜方今如漢超之才固亦不少願以 太祖為法選擇英傑
使守靈武高官厚祿不吝與之乃可保必勝之功又 朝廷禁
青鹽甚為允愜斯困賊之良策也咸平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
族於天麻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帥
臣于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為應援 真宗嘉之為升
代鈐轄契丹入寇繼和領兵赴趙州躡其後契丹請和復還并
代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卒年四
十六

昭亮字晦之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詔軍
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西上閣門使 仁
宗即位進東上閣門使知代州又知定州徙瀛州踰年拜成州
團練使遷寧州防禦使徙定州改延州觀察使拜感德軍留後
為秦鳳路副都總管徙永興軍路又徙天雄軍道除殿前副都
指揮使尋知代州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據城反昭亮往諭
以禍福因稍稍縋城下官軍遂入城以功拜懷康軍留後知定
州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有卒博于都市而撤
屋椽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州刺史宋緒來謝亦杖之庭下
仁宗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明日當以赦釋罪昭亮謂宿衛
不謹不可以赦原配隸下軍慶歷八年拜宣徽北院使判河陽
徙延州加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定州歷鎮天雄彰信泰寧以疾願還為景靈宮使卒年七十
一贈中書令謚曰良僖昭亮為人和易於軍政特嚴然喜交權
貴頗為時所非云

王全斌太原人也父爲岢嵐軍使私蓄武士唐莊宗疑而召之
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上疑父有異志若以全斌
爲質則釋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隸莊宗帳下歷晉漢周以軍
功積官至相州留後 宋興除安國軍節度使徙鎮忠武 太
祖伐蜀以全斌將西川行營前軍率禁兵出鳳州孟昶遣大將
王昭遠焚桔柏江浮橋退守劔門全斌遂克利州全斌謂諸將
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
軍頭向韜曰來蘇有路可通劔門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度
自此出劔門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
之險不可恃也全斌然之命偏將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
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奔砦而遁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彊韜敗
走皆見擒遂克劔州殺蜀軍萬餘人 王師次魏城蜀王孟昶

遣使奉表請降全斌入成都後十餘 劉光毅始自峽路至昶
饋光毅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 詔書頒賚諸軍亦無差
等由是兩路主帥遂不協俄 詔發蜀兵赴關全斌等不時宣
行蜀軍憤怨思亂軍至縣州果叛有衆十萬自號興國軍全師
雄嘗爲蜀將亂兵推爲帥攻綿州又攻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
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衆益盛自是邛蜀
等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全斌等甚懼時城中降兵尚二萬餘
人全斌慮其應賊殺之夾城中未幾劉光毅曹彬破師雄之衆
于新繁擒萬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與王仁贍又攻破之師雄
走虎捷指揮使呂翰爲王將不禮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
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于金堂仁贍又
敗呂翰于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賊衆始息初全斌之至蜀

也適屬冬杪京師大雪 太祖設壇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急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况征蜀將士乎即解裘帽遣使賜全斌全斌受賜感泣於是蜀民訟其培克 太祖以其新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餘緡又受僞蜀臣僚賂遺九萬緡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緡 太祖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 太祖貸其死乃責崇義軍留後 太祖郊祀洛陽召全斌侍祠復武寧軍節度使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賜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貶黜凡十年怡然自得子審鈞至崇儀使以擊賊而死審鈞子惟志惟志子

凱

凱字勝之審鈞既死王事遂徙居京兆家富於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準守京兆見而竒之言於朝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審鈞復死於忠義當錄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祇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趙元昊反徙監麟州兵以功遷至武勝軍留後馬軍副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曰 恪子緘緘之子詵字晉卿尚 英宗女蜀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詵能詩善畫官至留後

王仁贍字子豐唐州方城人也少倜儻不事生業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以為牙校詞卒遺奏薦仁贍材可用 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 宋興授武德使乾德三年自內容省使

拜樞密副使 王師伐蜀仁贍為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
生口財貨殺降兵至蜀土擾亂責右衛大將軍初大將王全斌
貪財貨不戢軍政寇盜充斥 太祖知之及全斌歸闕 太祖
召仁贍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以自解 太祖曰納李廷珪女
開豐德庫取金寶此豈全斌等耶廷珪故蜀將也開寶末領三
司使仁贍在三司僅十年頗縱吏為姦利時副使陳恕任苛察
互持三司短長仁贍不能勝責唐州防禦使仁贍既失權因怏
怏而卒年六十六

崔彥進大名人也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太祖帳下
累遷至昭州刺史 國初從征李筠為先鋒以功遷常州防禦
使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以彥
進副王全斌將行營前軍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

法事左遷昭化軍留後 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
節度使移鎮河陽 太祖征太原 詔彥進攻其東太原平從
征幽州與曹彬未信出雄州王師敗績坐違彬節度貶右武衛
上將軍久之拜保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七贈侍中

劉廷諱其先涿州范陽人也曾祖仁恭唐盧龍節度使祖守文
襲滄州昭宗授以節鉞其弟守光囚其父守文舉兵討之為守
光所殺父延進避難南奔廷諱少時以勇力聞周太祖鎮鄴以
隸帳下仕至涪州團練使 國初轉江州防禦使從征李筠為
先鋒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命
廷諱率禁旅由歸州路進討將行 太祖以圖示之指夔鎖江
處曰至此我之舟師當止三十里外以步騎先進出其不意而
擊之俟其稍却即以戰棹夾攻之取之必矣於是大敗蜀軍遂

破夔州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師進次遂州克之
以府庫賚將士始王師之出也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
帑爲朕給戰士朕所取惟疆土耳故人皆效命所至有功如席
卷之易及蜀平王全斌等皆坐貪縱左遷惟廷讓所至秋毫不
犯及全師雄作亂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鎮安軍節度使徙鎮
鎮寧廷讓本名光毅太宗即位賜名入爲右驍衛上將軍
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太宗以廷讓知雄州徙瀛州與契
丹戰于君子館我師敗績契丹遂陷祁德等州廷讓詣闕請罪
太宗不之責也復命知雄州以病求歸京師不俟報離屯所
太宗怒下御史問狀削奪官爵流商州行至華州而卒年五十
九太宗念之贈太師

臣稱曰自古用兵行師主帥共事及其成功未有無嫌隙者也
廷釗處耘兵不血刃而平荆湖功高矣由是而生隙全斌光毅
分路伐蜀朝廷賜予無差等亦因之而不協得非以位侔勢
逼使之然耶獨澶淵之役石保吉與李繼隆不矜其功更相推
遜于上前爲可嘉也保吉曰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
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豈不賢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

列傳四

晉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為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仕周世宗為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秦二州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命為副留守遷宣徽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封府太祖征澤潞命居潤赴澶州巡警師還知鎮州拜義成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張美字元圭貝州清河人也少為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召為樞密承旨權判三司授三司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為大內都點檢師

還擢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無乏
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李筠叛 太祖
親征以饋運功拜定國軍節度使五代以來官市木開中州歲
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美至鎮有
所謂率分錢者一無所受由是始革其弊移鎮滄州 太宗時
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平年六十八謚曰恭惠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名改焉嘗以策
干漢高祖高祖不用客于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宮苑使屢破
太原軍會慕容彥超反以拱為都監賊平為陝州巡檢改知陝
州權知延州召拜左神武大將軍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
中高平之捷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入
于蜀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有將帥材今欲取秦鳳

非拱不可世宗遂命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權東京
留守徙鎮淮南為沿江招討使時周師久駐維揚圍壽春經年
示下拱言於世宗欲且徙揚州之師供力以攻壽春世宗許之
拱遣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有負糗
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
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砦世宗幸壽州以拱為武寧軍節度使
以克壽州功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 國
初加兼侍中 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 太祖曰李
筠謀逆已久兵勢漸盛 陛下宜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
之儻稽旬浹恐賊氣愈滋攻之難為力矣 太祖從之均果率
兵南向聞 太祖至惶駭遂入澤州封譙國公為河南尹拱在
河南十餘年專脩飾園林第舍日縱酒以聲妓自奉府政不治

太祖聞之怒乃移安州以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曰卿無效向拱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潮授左衛上將軍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高懷德字藏用常山人也周天平軍節度使齊王行周子也行周五代史有傳懷德忠厚個儻有武略仕晉漢為刺史至周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太祖受禪擢為殿前副點檢移鎮滑州尚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太祖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于澤州改鎮忠武又改歸德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徙鎮曹州封冀國公移鎮武勝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謚曰武穆

韓重贇磁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帳下廣順初為左

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虔州刺史國初以重贇有翊戴之功擢為龍捷右廂軍

校領永州防禦使從太祖征澤潞還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領寧江軍節度使李重進反以重贇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改

殿前都指揮使徙鎮義成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

治宮闕以重贇摠其役自是皇居壯麗矣哉有諧重贇私取

親兵為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力辯其不然且曰親兵

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

為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重贇徐聞普

常救已即詣普謝普拒不見也出鎮彰德太祖征太原召重贇

謂曰虜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卿可領兵倍道由鎮定以破之

乃命重贇摠北面行營之師重贇遇虜于定州大破之卒贈侍

中子崇訓

崇訓字知禮以父任爲供奉官累擢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景德三年與馬知節並僉書樞密院事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以自疾求罷除齊州防禦使授左龍武大將軍韶州防禦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年五十六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史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柰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后

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荅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之醵酒肉衣服相配爲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蒞殺永德耶永德即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

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
魏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
翁夢所見爲驗未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
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既即位除永德左衛將軍
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遷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
之戰何徽樊愛能退劔時我太祖及永德牙兵各二千人而
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
左掖以應之其勝可必永德以爲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
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乃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
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太祖智
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
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鑽兵船引兵

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
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覲道舊不名恩禮甚厚嘗問
下并汾之策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也姑
以間謀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待其困弊乃可圖耳嘗有
人告永德謀反太祖曰永德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爾敢
告吾反膽甚大命破械笞而遣之太宗即位封永德鄧國公
連知滄雄定三州徙鎮安化召還爲河北路排陣使屯定州與
虜戰斬獲甚衆淳化初知鎮州又徙鎮秦寧兼侍中判并州
真宗即位封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還鎮卒年七十
二贈中書令始永德四歲時母馬氏被出嫁安邑人劉祚祚卒
永德於南陽公宇爲二堂繼母劉居其左馬氏居其右間安視

膳皆得其懽馬氏封莒國夫人劉先卒永德爲起大第買田以聚其族人母之弟劉再思亦任以官初永德居睢陽時比鄰有書生卧疾療之獲痊來謝永德因丐水銀五兩永德與之即以藥同置鼎中有項成中金將別永德欲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壽永德留之不可曰復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因出射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且辭去是時太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勲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太祖太祖天資英特問其年生於亥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太祖深以爲德而不知其故也其後太宗娶符氏后謀於太祖曰符氏大家而吾方貧無以爲娉柰何太祖與永德書令太宗往以情告之永德延之卧內太宗姿

表偉異問其年亦生於亥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故永德在兩朝恩寵不替永德涉獵書史頗善吟詠禮賢樂士故士大夫皆推尚之

郭崇應州金城人也初名宗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宗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高祖割雲應地入于契丹宗耻臣於虜挺身南歸爲騎軍都校任漢至果州團練使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從周太祖入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留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指揮使時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入寇周太祖北征次澶州軍變遣樞密使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贇遇於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它也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崇仕周爲陳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親征

太原副符彥卿將行營之師軍還加侍中移鎮成德世宗征淮
甸契丹萬騎掠邊境宗帥師破之于束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
牛羊三萬餘 國初加兼中書令初 太祖受禮崇感周室恩
遇或時出涕為監軍所奏 太祖曰我素知宗篤於恩義此蓋
感激爾遣人覘之還言宗方與賓屬飲博城中晏然 太祖笑
曰果如吾言未幾來朝時李重進叛命宗節制乾德三年卒年
五十八贈太師崇重厚寡言有謀略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守璘
子允恭仕至崇儀副使允恭次女天聖二年立為皇后

宋偃河南洛陽人也祖瑤唐天德軍節度使父廷浩尚後唐莊
宗女義寧公主生偃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
之叛戰死之偃年十一以父死事補內殿直遷供奉官漢高祖
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與偃結婚即永寧公主也稍遷皇城

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化
軍節度使移鎮滑州周太祖舉兵向關偃在鎮開門迎謁即率
兵從太祖至留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太祖太祖謂偃曰至尊危
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偃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世
宗征淮以偃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大破其衆
世宗多露宿野 忽有猛虎逼近乘輿偃引兵射之一發而斃
江北平師還復授滑州節度使又移鎮鄧州 宋興李重進謀
以揚州叛偃察其情具以聞 太祖令偃屯海陵以觀變遂從
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以功改鎮保信徙鎮國又徙忠武開寶
中 太祖納偃長女為 皇后徙鎮靖難太平興國初加同平
章事移鎮定國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 太宗幸大名命偃知
滄州封邢國公俄還同州入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

班師命倭知霸州卒年六十四贈侍中謚曰莊惠倭唐莊宗之外孫漢高祖之婿女即 孝章皇后貴戚之盛鮮有其比然謙恭下士人亦以此稱之始名延渥後易爲倭云

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也其父暉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太祖憐之召隸帳下補左班殿直 國初遷西頭供奉官潘美征嶺南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平金陵護送李煜歸國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防風之後至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 太宗征太原命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又破契丹于滿城以功遷東上閤門使檀州刺史召拜內客省使契丹寇雄州守文赴援既至契丹遁去加武州團練使破夏

州鹽城鎮爰羅 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俘百餘口獲牛馬羊萬計又破咩嵬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鱗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以定雍熙三年大舉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與契丹遇爲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莫之知也軍中服其量會我師不利坐違 詔逗留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故官拜宣徽北院使北面排陣使屯鎮州改南院使契丹入寇大破之于唐河卒于屯所年五十五贈侍中謚曰忠武守文沉厚有謀頗知書既卒有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中皆流涕 太宗問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奉悉以犒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歎息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 太宗爲 真宗納守文次女爲夫人即 章穆皇后也追封守文譙王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二
列傳五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爲爪牙筠得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遁去清泰初爲內殿直遷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京師趙延壽爲虜將聞其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攻解里於邢洛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送欵于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爲先鋒使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于留子陂敗之廣順初拜義成軍節度使歷鎮彰德昭義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太原之師以功加侍中筠在鎮自擅征賦頗召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下詔切責之 宋興加兼中書令 太祖遣使諭以受禮之意

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乃僂俛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遽取周太祖畫像懸於聽壁筠泣下賓佐皇恐告使者曰令公被爾幸勿以為訝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結筠為寇筠雖緘其書來上而反謀已蓄矣太祖賜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令效順太祖曰吾聞汝數諫汝父汝父不汝聽耳吾令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甚求濟師于劉承鈞遂據澤州承鈞率兵與契丹數千眾來援至太平驛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衛寡弱心甚悔之承鈞封筠為西平王筠自言受周大恩不敢愛死承鈞默然蓋承鈞與周氏世讎也留其子守上黨引兵南向太祖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之大敗其眾於長平

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自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與守信懷德會大破筠眾三萬于澤州境上筠走保澤州太祖命列柵圍之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州時王師攻城危甚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為劉氏曰孤城危蹙破在旦夕今誠得馬數百匹與腹心潰圍而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儻有劫公而降者悔可及乎筠猶豫不決城遂陷將赴火劉氏欲與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始筠之將舉兵也其從事閻丘仲卿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危哉雖依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氏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此計之上者也筠
曰吾與世宗義同兄弟周之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間吾
至必倒戈歸我何憂不得天下乎不用其計筠始名榮後以避
世宗諱更焉筠嘗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人傳以為笑守節既
降詔釋其罪歷單濟二州團練使出知遼州改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二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晉天福
中任為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
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
即位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
度使又進討太原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平章事改
鎮歸德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甸重進為招討使
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又改鎮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

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鎮淮南
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
憚太祖太祖既即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鎮益疑懼太祖
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為左右所惑又自以周室近親也
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反聞太祖命石守信王審
琦李處耘宋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
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
當暫往尉撫之遂親征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
在旦夕願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
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為宿衛太祖召而語
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
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泣涕辭去重進方與諸軍

議事忽二子至具道 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
向背之意既而 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為遂赴火始重進遣
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 太祖往來京師
潛告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 太祖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
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 太祖
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
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
太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亦如守珣所言云

臣稱曰帝王之興有天命哉 太祖受命作 宋四方內外罔
有不服李筠重進敢謀叛逆可謂不知天命矣及兵威所臨無
往不克繼踵而滅咸蹈烈火亂臣賊子天豈容之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三

列傳六

孟昶其先邢州龍岡人也本名仁贇父知祥尚唐莊宗妹瓊華
公主莊宗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平王衍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
度副大使莊宗崩明宗為送公主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以李
嚴為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董璋婚姻謀據
劍南既而明宗誅璋家族遣使諭知祥以伐蜀出於安重誨重
誨既死知祥乃上書謝罪璋疑其貳遂以兵襲知祥璋敗明宗
以兩川授知祥封為蜀王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號蜀改
元曰明德於是盡有王氏故地以昶為宗聖宮使東川節度使
同平章事知祥疾立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昶立尊母李氏為
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稱大

蜀皇帝世宗怒其元禮不答昶不自安乃於劔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禁鐵為錢凡境內鐵為器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元喆為皇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人皆畏伏樂為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右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 宋興昶懼潛結太原劉承鈞為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謀者孫遇間道齎蠟彈書為朝廷所獲 太祖得之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儔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爾即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

自焚始昶母謂昶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三年全斌之師次魏城昶上表請降 太祖賜詔慰安之初 王師將及境昶遣其子元喆為元帥守劔門自成都携妓樂嬉戲而行聞劔門已破遂遁歸昶又命王昭遠趙崇韜摠兵拒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韜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遽為追兵所執其它悉為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昶乃與其官屬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 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公七日而卒冊封楚王謚曰恭孝自知祥割據至昶失國凡三十二年初昶母李氏隨至京師 太祖呼為國母謂曰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太原儻得歸老妾之願也 太祖聞其言大喜

曰俟吾平劉承鈞當如母願及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為因不食而卒 太祖聞而哀之昶三弟仁贇在國時封雅王仁祐彭王仁操嘉王歸 朝並為環衛官仁贇終大同軍節度使仁祐右羽林軍統軍仁操左龍武統軍子元喆元珪元喆在蜀封秦王昶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 王師伐蜀昶以為元帥劍門陷遂遁歸隨昶入朝拜泰寧軍節度使居鎮十餘年亦有治迹移鎮定州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國公知滑州又知滁州卒年五十五元珪初封襄王歸 朝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元喆有子隆誼隆詒隆詮皆進士及第 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孫因家

嶺南宰相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謙生隱謙仕至封州刺史昭宗時嗣薛王知柔鎮廣州以隱為司馬知柔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為節度副使彥若卒遺奏薦為留後遂拜節度使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卒弟陟襲位時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交州曲承美皆自擅兵賦而陟并之遂盡有嶺表之地僭稱帝國號大漢改元乾亨更名巖又更襲又更襲性酷暴行炮烙剗剔截舌灌鼻之刑為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見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耻為南蠻王呼中朝天子為洛州刺史龔卒子玠立為其弟晟所殺而自立晟造鐵湯鐵床之獄聞湖南馬氏兄弟之隙遂遣兵取桂林柳賀之地晟卒子鋹立鋹初名保興封衛王既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委政閹宦後宮亦令冠帶與政其臣下有小過或將大用

則加以官刑作燒煮剝剔刀山劓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
又賦歛煩重人不聊生民入城者輸一錢瓊州米斗稅五錢置
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棟宇皆以珠及
玳瑁飾之淫侈無度乾德中王師南伐克郴州獲其內品十
餘人有余延業者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何官對曰為扈駕
弓箭官令取弓矢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銀
為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
民遂詔江南李煜諭銀使稱臣銀不從煜又遣其臣龔正儀
使于銀遺銀書曰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
豐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
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
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

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為期深
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
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
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
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
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
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
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
社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
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
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

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
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煜
近表 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
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
也 張得書遂囚正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以其書聞命潘美
伐之師次白霞張遣龔澄樞守賀州薛崇譽守桂州李托守韶
州以備是歲美平昭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明年平英雄二州
王師將至廣州張懼遣其臣蕭濬奉表也降 王師頓城外張
復遣其弟保興來拒戰美進師張復遣保興詣美軍乞降不納
張盡焚其府庫以為空城謂王師不能久駐當北還也已而克
廣州遂擒張并其臣劉保興潘崇徽龔澄樞李托薛崇譽等以
獻有司以帛係張及其官屬獻 太廟太社 太祖御明德門

受俘宣 詔責張張伏地待罪 太祖命斬澄樞托崇譽于千
秋門外釋張罪以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為右監
門率府率 太祖嘗幸講武池張先至賜以卮酒張疑其醜泣
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 陛下不
殺臣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 陛
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張張大慙頓首謝遷左監門衛
大將軍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封衛國公 太宗將討太原
召近臣宴飲張與焉自言 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
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歸 朝願得執
挺為諸國降王之長 太宗大笑其談諧皆此類也卒年三十
九贈太師南越王初龔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曰將五十五

年乎其後果然

李煜字重光徐州人也祖昇父景昇為吳將徐溫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溫卒昇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昇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事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帝號自以為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景初名景通後改為璟避周諱復名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昇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為宰相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四州之地景懼稟周正朔上表稱國主世宗答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是頗躁憤遂殺齊丘等太祖受命景遣使朝貢徙都南昌景卒子煜嗣表請追尊帝號太祖許之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本名從嘉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又封吳王景遷南昌立為太子監國襲位於建康改今名立母鍾氏為聖皇后以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為國后遣使入貢奉表陳紹襲太祖詔答焉自景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始

賜煜詔而不名及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改唐國印為江南國印又請所賜詔呼名許之於是貶損節度下書稱教政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司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號名多所更易歲貢長春節錢三十萬遣其弟從善來朝以為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恭順而內實繕甲兵為戰備太祖諭令入朝不從命開寶七年詔煜赴闕煜又稱疾不奉詔乃命曹彬潘美征之所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

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采石江上以漁船載絃繩度江之廣狹
上書言江南可伐之狀請造浮橋以濟師 太祖用其計下荆
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
無浮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爾及 王師度江薄城果以
浮梁而煜不知也若水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既行遂領池州後
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 王師度江也煜以兵柄任皇甫繼
勳以機事屬陳喬張洎傳詔內殿者徐元瑀徐元瑜刁術邊書
告急元瑜等匿而不通及兵圍城煜驚且怒遂殺繼勳初彬之
南征也 太祖諭之曰卿至金陵戒暴略示兵威公其歸順不
必急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至京師煜上奏曰臣
猥以幽辱曲承臨照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 明
主比蒙號召自取愆尤 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寶

為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生聚吾 君赤子也微臣薄
軀吾 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眺鬱咽盡見捨乎臣
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 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
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為囚虜乎貽責天下取辱祖先臣所
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為亦 聖君不忍令臣之為也况乎名
辱身毀古人之所嫌畏者也人所嫌畏臣不敢不嫌畏也惟
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
也傾忠能無憐乎儻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
臣身是臣死生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
舉國之受賜也豈惟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
土實鑒斯言鉉等至 京師見 太祖言曰李煜何罪而 陛
下伐之且煜事 陛下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 太祖曰爾

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既還煜復遣入奏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以病未任朝謁非敢拒 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 太祖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鉉惶恐而退初 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令自歸闕煜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遂 詔進兵八年城陷煜就擒彬露布以聞先是陳喬張洎事煜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乃相謂當死社稷及城陷洎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乎遂死之又內之舍人潘佑嘗上煜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殿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之骨肉使國家悒悒如日將莫不顧兆人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知殿下為

君不道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為千古笑今殿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殿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不能與姦臣比肩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煜大怒殺之後二歲國亡 太祖御明德門受降 太祖以其嘗奉正朔也 詔露布寢而不宣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國 太宗即位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時封清源郡公歸 朝為千牛衛大將軍郢州刺史卒年三十七

劉繼元并州太原人也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恩崇漢高祖之母弟也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周太祖以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子贊於徐

州欲使龔漢位少尹李驥語宗曰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
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宗怒以為驥欲離
間父子并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宗遣人乞贖歸藩始知
贖死矣乃為驥立廟遂僭帝號重帶結契丹如晉高祖約為父
子改名曼稱漢乾祐年號契丹冊為大漢神武皇帝曼死子承
鈞襲位改元天會承鈞結李景孟昶為助仍求援於李筠筠叛
承鈞舉兵助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為王師所擒 太祖責之曰
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
食不忍負之臣終不為 陛下用得間走河東爾 太祖怒命
以槓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
死正得其死所 太祖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以為太府卿
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

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
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
國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太
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遂終其
世不加兵承鈞死繼恩嗣繼恩為其臣侯霸榮所殺宰相郭無
為遂援立繼元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 太祖遂親征嘗遣
詔諭繼元無為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繼元以疑無為無為復勸
使效順又欲叱兵出戰 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繼元殺無為
以徇無為棣州人博學有詞辨初隱武當山承鈞以諫議大夫
起之遂為相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 陛下應天順人戰無
不勝四方恃險之邦僭竊稱帝王者悉與中國為隣今與 陛
下為臣矣今天時向暑兩河泛溢道路艱阻輦運稽留最爾太

原豈煩親討會 王師頓兵甘草地歲暑雨軍士多疾 太祖
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 太祖曰
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遂班師
太平興國四年 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諫止之 太宗曰朕計
決矣 王師圍太原 太宗以詔諭之 王師進攻甚急 太
宗恐諸將屠城城垂陷繼元上表乞降自崇僭號至繼元國滅
凡四主二十八年繼元之未敗也 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
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元始 蠟彈帛書
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 太宗宥其罪授右衛上
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初 太宗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
宋捷者迎謁道左 太宗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 太宗將

至太原語侍臣曰我以端五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
元降果五月五日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
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却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
闇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正可懲傷何反 悔之乎劉
繼元朕前日所虜者待之常以賓禮猶恐不慰其意爾 太宗
以房州為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遺奏以六歲子三緒為託
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緒名守節以為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
衛將軍

臣稱曰昔王朴陳用兵之略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及 宋興并最後服皆如朴言是不然昔 太祖既平湖
湘嘗謂 太宗曰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
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

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爲我屏翰俟我富貴則取
之故 即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嶺南又三
年平江表及 太宗再北征乃克之此 廟謨雄斷施設死後
之序如此豈以并必死之寇而置之哉誠非朴之所及也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三

